

蔣廷黻回憶錄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譯稿之一

蔣廷黻英文口述稿

謝鍾璉譯



蔣廷黻回憶錄

蔣廷黻英文口述稿
謝鍾璉譯

傳記文學叢刊之四十八

傳記文學叢刊四十八（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蔣廷黻回憶錄

定價新臺幣一百元

英文口述稿：蔣 廷

譯 者：謝 鍾 璣 黻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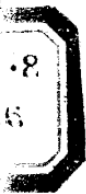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1之36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





蔣廷黻博士遺影

197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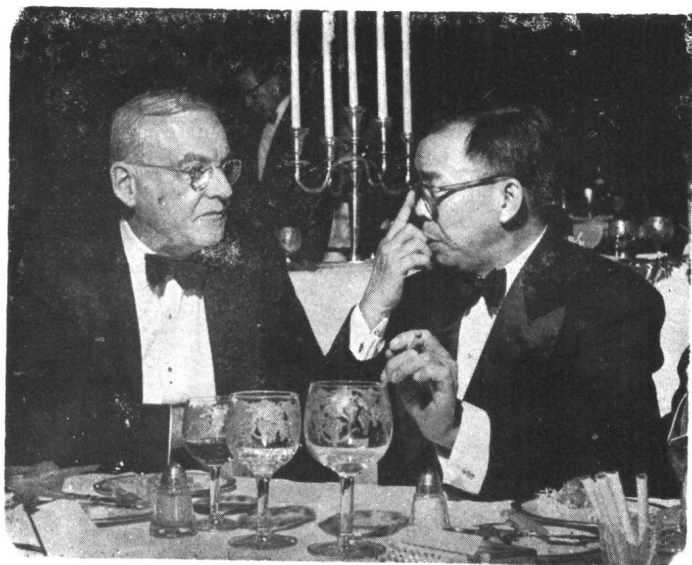


蔣廷黻博士在聯合國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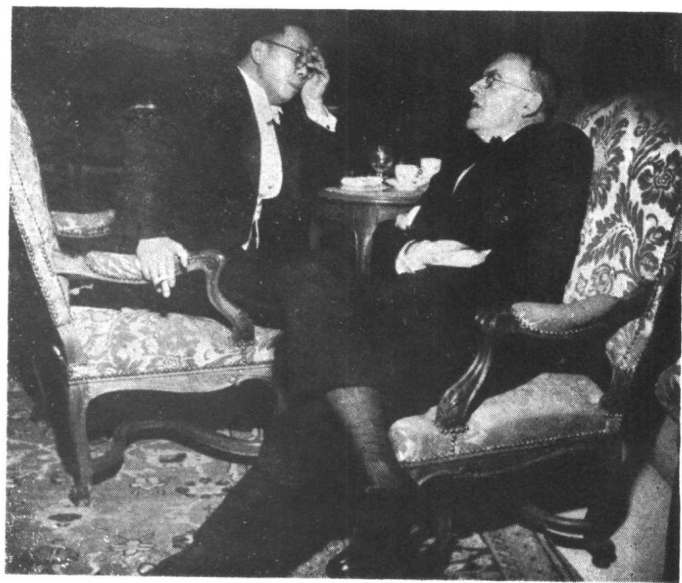
（上圖為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於會議休息時與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安理會常任代表蔣廷黻博士談話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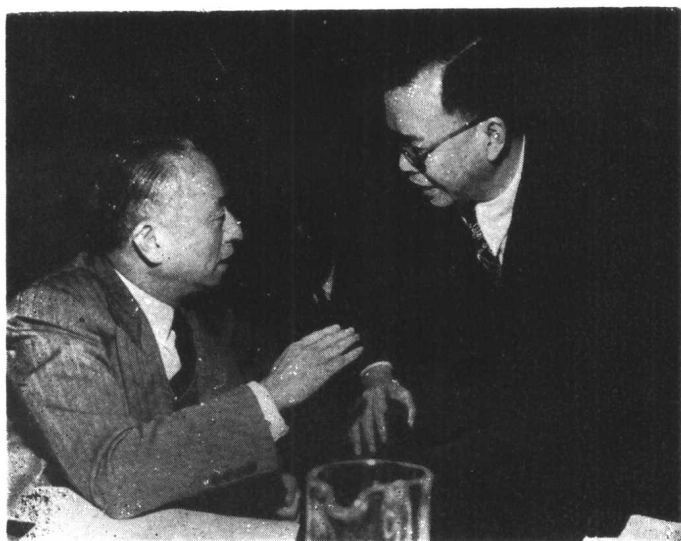


（下圖為蔣氏參加聯合國大會時攝）



蔣廷黻博士與杜勒斯
 (左兩圖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蔣廷黻博士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小吃與
 談天時所攝)





蔣廷黻博士與我國駐美大使顧少川（維鈞）大使及陳辭修（誠）副總統在聯合國議場所攝。



譯者序

蔣廷黻先生早歲留美，歸國後從事中國近代史之研究與教學，與胡適之、傅斯年、丁文江等創辦「獨立評論」，介紹西洋新思想、新觀念，評論中國時政與積弊，爲早期提倡中國現代化功臣之一。其後從政，出任外交官及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等職，是民國以來學者從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譽爲「國士無雙」實不爲過。

一九六五年春，他從駐美大使任內退休，原計劃重回學術生涯。首先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口述其一生治學從政經過，以便編印回憶錄；然後擬回國定居南港，從事其中國近代史之撰寫。惟在哥大口述回憶錄僅完成三分之二時，即患癌症逝世。其已完成之回憶錄，共分十七章，計自家世、童年、求學、留美、隨勞工團赴法、哥大讀書、南開及清華大學任教、「獨立評論」種種、赴莫斯科考察、從政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任駐蘇大使及抗戰期間重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等章，娓娓道來，親切可讀，無一不與中國近代史有關。惟最感遺憾者，卽蔣氏戰後出任救濟總署署長、在聯合國十五年之奮戰以及晚年駐美大使任內之成就，則付闕如。所幸其好友陳之邁先生在所著「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

「（傳記文學社出版）一書中敘述頗詳，如與本回憶錄同讀，勉可補此缺憾。本書付梓前，陳先生自駐羅馬教廷大使退休歸國，原允撰一序文，而擬對本書未完成部分略加補述，不幸在排印期間，陳先生亦突患心臟病逝世。天道如此，非人力所及！謹記此事，以表對陳先生哀悼之意。」

回憶錄中部分人名地名，譯音未必正確，且以蔣氏亦已作古，無從查詢。故凡譯者認為存疑者，均於譯文後加註原文，讀者如有指正，當於再版時修正。

譯事本難，兼以才非，舛誤難免，尙望讀者先進不吝指教為幸。

譯者謝鍾璉謹識

六十八年元月十五日

蔣廷黻回憶錄 目錄

譯者序

- 第一章 我的先人和老家……………(一)
- 第二章 家人和鄰居……………(九)
- 第三章 啓蒙時期(一九〇一—一九〇五)……………(一七)
- 第四章 新學校、新世界(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二七)
- 第五章 教會學校時期(一九〇六—一九一一)……………(三五)
- 第六章 留美初期(一九一一—一九一四)……………(四五)
- 第七章 四年美國自由教育(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五五)
- 第八章 赴法插曲……………(六五)
- 第九章 哥大研究與華盛頓會議……………(七三)

第十章	革命仍須努力……………	(八五)
第十一章	國內遊歷(一九二三—一九二九)……………	(一〇三)
第十二章	清華時期(一九二九—一九三四)……………	(一二一)
第十三章	「九一八事變」與「獨立評論」……………	(一三五)
第十四章	赴俄考察與歐洲之旅(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一五一)
第十五章	行政院政務處長時期(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一七一)
第十六章	出使莫斯科(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一九一)
第十七章	戰爭的考驗……………	(二〇九)

第一章 我的先人和老家

我的先人和他們的家庭是屬於古老的、傳統的中國。就我兒時所知，他們——人和房子——沒有受到任何現代化和外國的影響。他們生存的天地是中國式的。但他們是否能夠代表整個古老的中國，我却不敢說。因為中國（古老的和現代的）畢竟是一個大國；地區遼闊，風俗各異。

我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七日，也就是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降生。我家住在湖南寶慶府邵陽以北三十里的地方，那兒是有名的漁米之鄉。

我家門前有一條小路，人稱小官道。小官道可以經過邵陽到楮塘舖（Chu-Tang-Pu）；楮塘舖是個鎮，鎮北三里通大官道。循大官道可至湘鄉和湘潭，最後可抵長沙。據我估計：從邵陽到長沙大約有一百四十里。路上都鋪着青石板。小官道寬約四尺。如果有兩乘轎子在路上相遇，其中一乘必須要躲在路上，靜待其他一乘過去，然後再走，以免被擠落田間或水塘。大官道寬約八尺；轎子可以並排通過。

我家東、南、西三面都是水田。北面有兩個水塘，塘水用於灌溉和養魚。四周既不是平原也不是山谷。房西是一帶丘陵，最高處不到二十五尺，房後是一座小山，高約五十尺，孤立在那裏，南、北兩方視線受阻，看不出去。這塊地方實在太小，小得簡直不能稱為一塊平地，同時西面的丘陵又太矮，無法形成一條山谷。

房西約二百尺處是一條小河，寬約二十尺。雨後，上流的水流下來，水深可達十尺。過幾天，水位

下降，可以看見奇形怪狀的石子。河上有一座木橋，是用六根松木架成的，下面是石頭橋墩。有一次，我建議把木橋改成石橋，但是我的長輩們不贊成，他們說石橋建在大門前會破壞風水，帶來惡運。

小河和木橋爲我們族中兄弟們帶來很多快樂。有時水淺，我們可以嬉水，並可尋找五光十彩的小石子；有時我們可以用各種方法去捕魚。我們捕到的都是小魚，從來沒有超過四寸長的。小河南岸有古樹，樹中間又生着矮小的灌木。我們在樹蔭下遊戲。小鳥在灌木中築巢。

這座房子住了我們五代。它本是我太爺替他的兩個兒子建造的。起初，房子的建造是左右耳房各一棟，中間是一棟寬敞的祖先堂。堂內設有祖先的供桌，每遇婚喪大典都在那兒舉行。祖先堂是全家人的公產。我祖父和他的子女住南耳房，叔祖和他的子女住北耳房。雖然我在這棟房子裏一直住到十二歲，後來我又回去過好幾次，但我一直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間。那是一棟大而不規則的房子。

我太爺和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就已過世。我祖母自己住一套房間。我父親和他的兩兄弟也各住一套房間。我們可以說，那簡直是一棟大公寓，每個成婚的人都會分到一小棟。只是，每棟都不是分開的。後來，當我這一代的人口增多時，我們的先人就再增建房屋，於是，我們也能分到一套房間。

從遠處看，我家房子酷似兩座並列的帳篷。每座帳篷有兩條雕琢精美的屋簷。這兩座帳篷由一條平行的屋脊串連到一起。那條平行屋脊的下面就是祖先堂。這座房子外表很有氣勢。前面的牆壁下面四尺是磚，上面是土坯。房子的結構非常堅固，家人從不擔心它會倒塌。磚牆上面勾着石灰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在古老的中國等於現在的水泥。不但可以防風雨的浸蝕，而且可以使外表美觀。

房子的門窗都是木製的，上面沒有玻璃，窗子上面糊着窗紙，不僅可以防風雨，又可掩蔽隱私。因爲是紙，所以不堅固，要時常更換。屋中的地是乾土鋪的，經人常年踐踏，早已堅硬如石。當然，那兒是沒有自來水的。房後是女廁所，男廁所設在屋角。所有的屋子都很暗。因爲老一輩人都喜歡講鬼，所

以當我回憶到童年時，就越發感到那些屋子的陰森。

有些鄰居的房子比我家的富麗堂皇。北面距我家兩里是趙家 (Chao)。正南約兩里是趙姓的另一族。東面山後也有一排房子，那是鄧家 (Teng Chan)。這些房子都比我家的有氣勢。外型美，用的磚也多。他們房前大多數都有一片磚鋪的庭院。孩子們可以在院裏玩，客人們也可以在那裏下轎子。

我家西面是一片茅草屋，有的祇有一間屋子。緊鄰我們的房子，在水塘的那一邊，住着我太爺的另一支後人。他們的房子比我們的大，但不如我們的好，至少在外表上不如我們。在那棟房子裏，住着我祖父的堂兄弟——我的六叔祖、七叔祖和八叔祖。

我十歲時，祖父這一支的人口就已經超過了二十人。大伯父夫婦生三子三女。二伯父夫婦生一子四女。家父在兄弟三人中最年幼，有一女三子。因此，我祖母膝下有三子，三個媳婦和十四個孫輩。

我應該再補充說明一下，我的祖父母有一個女兒，她生兩男一女。住在距我家約三里處，她丈夫姓劉 (Liu)。所以她的孩子我們當作「外系」，因為他們不姓蔣。不過，我祖母對那些「外系」的晚輩和我們這些「內系」的晚輩都一樣寵愛。

我的叔祖和叔祖母有四男二女，住在北耳房。他們有多少孫輩，我不太清楚。

在所有長輩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祖母。我出生時她還不到六十歲。她活到九十歲，是一位意志堅強的女性。她對兒孫輩具有無上權威。家父和二伯做生意從城裏回家時，總要給她帶一些禮品。最常帶的是人參，因為人參是被人們認為最有滋補的。在我們懂事以前，她把這些禮品大部分轉贈給她的獨生女。每遇這種情形，家父和二伯就埋怨她：「早知你老人家把人參送給姊姊，我們就不買了。」這時，祖母就會說：「你們送給我就是我的東西，我願意送給誰就送給誰。」於是，大家也就不再講話。這種情形發生過好幾次。

家母在我六歲時就去世了。祖母立即把我哥哥、姊姊和我本人移到她的房裏。她照顧我們衣食，將近兩年，直到我們有了繼母爲止。因此，我當時認爲她是最寵愛我們的。可是，事後回想起來，我又不敢肯定，因爲她對所有的孫輩都是如此的。

家父和他的兩個哥哥都崇奉儒家思想，換句話說就是對釋、道兩家不太有興趣。可是我祖母却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前面說過，在我們祖先堂中有一張供桌，桌上供着一個神龕，但卻沒有供任何佛像。祖母在供桌下面秘密供了一張佛像。每逢陰曆初一、十五她都到佛像前去燒香。她常要我陪她去禮拜。要我跟着她三叩首。並且對我說千萬不可褻瀆神明，絕對不能觸弄佛像。那時，在信仰上一方面是我的父親和伯伯，另一方面是我的祖母，使我左右爲難。父親他們雖然不積極反對信佛，但往往斥信佛爲迷信。因此，我祇有徘徊在信與不信之間了。據我所知，祖母並不要他的兒子們也信佛。另一方面，家父和伯伯們在她面前也從不對佛表示不敬。他們的行徑，實在是信仰自由的最佳榜樣。至於崇拜祖先，祖母和他的孩子們却是看法一致的。

我應該再補充一點，祖母是個文盲，腿也有點兒毛病。中等身材，有點兒胖，她常越起着在房子周圍散步。據我所知，她從未走到距房子三里以外的地方。祇有一次是例外，一八六〇年，她還年輕，爲了避太平天國之亂，她曾隨大人到過山中。她對那段慌亂的歲月已經記憶不清，但我還記得，她曾以不屑的口氣說過「長毛匪」。

如前所述，家母於我六歲時去世。我對她印象不深。外祖父是個秀才，但是家境貧寒。就我所知，家母時常患病，但她得的是什麼病我却不知道。中醫經常到我家來。我記得他騎的是匹白馬，常常小心翼翼的討論我家門前那座木橋。我家爐子上經常坐着一把藥壺，煮着醫師所開的藥。家母吐血；我想她可能是患肺病。

家父受的是舊式教育，程度等於現在的小學。他很早就輟學，隨祖父到靖港去做生意。家父和二伯輪流照看生意。

我鄉盛產煤、鐵。祖父早年就經營鐵器生意。他爲什麼要幹這一行，我一直不清楚。我們在靖港的店舖就賣鐵釘、鐵犁、鐵錘等。後來，我家又在距上述店舖約二十里的地方開了一座鐵工廠，鑄造各種鐵器。船夫們從下流乘船到我家來買鐵器，再把鄰省江西販來的瓷器賣給我們。家父和二伯二人輪流看店，每年輪換一次。

家父和二伯，於往返老家和店舖時，多數乘船。從我家先到三十里外的永豐，這段路要起早，或徒步或乘轎。從永豐再到湘潭，這四十里有小船可乘。因爲是順水，很少有超過兩天的，沿途風景也很美。到湘潭後瀉水（Wei Shui）入湘江，湘江是長江的支流。從湘潭經長沙到靖港，全長五十里，人們大多數都乘船。

家父很有經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間領袖。他晚年做過靖港的商會會長。在家鄉常爲鄰居排難解紛。有好幾次爲人排難解紛的事，至今我還記得。他所用的方法是：把爭執的雙方和他們的朋友約到我家吃便飯。然後請雙方說明爭點所在。接着他再請雙方的朋友們發表意見。最後，他把爭端總結一下。於是他勸雙方和解，但也有時他會站在某一方面。據我所知，爭執雙方大多數都會接受他的調停。不論他們雙方是否高興，但家父最後總是解決了雙方的爭端。如果爭執雙方或是其中的一方願意的話，也可以去打官司，但這種情形就從未發生過。

家父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他認爲經商是一種很好的職業，因爲經商可以過正經而快樂的生活。如果他說話能算數的話，他就會要我哥哥和我到店裏去當學徒，將來做個生意人。在這方面，二伯和他完全不同。

二伯的年齡較家父大，比家父受的教育也多，他想參加考試求取功名。我們蔣家沒有一個有功名的人。伯父銳意於此，但是考試落第，最後才打消求學念頭，改而經商。因此，他決心寄望於下一代，希望他的子侄，能够努力讀書求取功名。

大伯父爲人很文弱。他早年就吸鴉片煙。我常看到他一榻橫陳，噴雲吐霧。吸鴉片煙的用具對小孩子們頗具吸引力，鴉片煙的味道也很香。有時我也看他熬鴉片，把煙土熬成像果醬似的東西。大伯母對大伯父的煙癮甚感不憚。因爲她曉得吸鴉片是很浪費的嗜好，能够敗家。

我們住的房子在稻田和水塘之間，我和堂兄弟們也就在這片空間中玩耍。玩耍時可以說沒有玩具。新年時我們自己做毬子。有時我們用竹子做一根魚竿去釣魚。有時跟在牛群後面，聽牛背上牧童們唱歌。有些牧童唱的歌至今我還記得。牧童們時常比賽唱歌。由一個牧童先開始，他唱完後，另一個牧童立刻接唱。他們比賽誰唱的多，唱的好。

週末和星期假日在古老的中國是沒有的。虔誠的佛教徒是於陰曆初一、十五在自己家裏或到廟上祭拜，但却和平時一樣也要工作。在中國，較大的節日都是關於人的節日。第一個節是新年，從正月初一一直到十五。這是中國最大的節日。

正月初一，因爲我們要祭天地，儘管除夕大家睡的很遲，但還是要起早。長輩們率領我們魚貫走到小官道。我們向天祭拜，每人三叩首，同時燃放鞭炮。然後再到祖先堂去祭拜祖先。祭過祖先後，住在北耳房的人要給我叔叔和叔祖母拜年，同時我們住在南耳房的人也要給祖母拜年。接下來，我和兄弟們再給大伯父和大伯母拜年，最後再給二伯父和二伯母拜年。祖母、伯伯和伯母都要給我們年糕。第一次參加拜年的男孩子會比別人多得一個紅包，表示長輩對他的喜愛。

南耳房拜完年後，我們都到北耳房去給叔祖父和叔祖母去拜年，我們這一輩的也要給叔嬭們拜年。